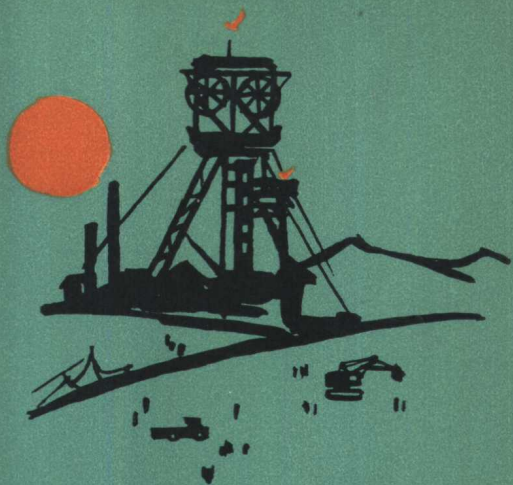




石 炭 歌

孙 友 田



石 炭 歌

孙 友 田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封面設計：每文

石 炭 歌

书号1811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字数58,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3 $\frac{3}{8}$ 插页1

1964年12月北京第1版 196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平)00001-25000册 (精)0001-1000册

— 定价(4)0.36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石炭歌》序

吳伯簫

詩是階級的聲音。詩是階級感情最真摯的表露。

“什麼階級說什麼話”，是一個真理。歌頌什麼，暴露什麼，長誰的志氣，滅誰的威風，從詩歌里最容易看得清楚。

讀这本《石炭歌》，深深感到無產階級感情的強烈。礦山的呼嘯，煤海的歡騰，煤礦工人劈山探寶的磅礴氣概，萬年煤层蘇醒翻身的奇跡，都給人以鮮明生動的印 象。而詩人的愛和憎，快樂和艱辛，也都躍然紙上，引人共鳴。

原來作者孫友田同志，是青年煤礦工人，寫詩已經十多年了。他先後出版過《煤海短歌》、《礦山鑼鼓》、《煤城春早》等几本詩集，都是寫礦山生活的。他所寫的礦山的景物，礦工的勞動和悲歡，不只是他聽到的、看見的，而且是他親身的經歷，直接的感受。一切都是從火熱的階級鬥爭和生產鬥爭的實踐里得來的。感情是那樣炙熱，像炭火在燃燒；思想是那樣深刻，像心靈的礦藏一直挖掘到了底層，使讀詩的人仿佛也參加了勞動，投入了鬥爭，同

詩人一道呼吸，一道回味過去生活的辛酸，享受現在建設的歡樂。

友田同志的詩，洗煉，勁健，流動，自然。写出了煤礦工人勤勞勇敢的品德，写出了煤炭充滿燃燒熱力的本質，也写出了我們國家社會主義煤炭工業輝煌的建設面貌。在詩里，每個煤礦工人都是令人尊敬的、名副其實的開山辟地的英雄。寫“頂天立地”的支柱工：“手拿開山斧一張，肩扛玉柱和金梁，帶着星星下礦井，建起地下烏金城。”寫“雲中的雄鷹”電工：“一把鋼鉗引來萬道金光，一雙鐵鞋愛向高空攀登。”都是活靈活現的。寫部隊里的老炮兵當了掘進工人，做夢都在放炮。過去放炮，轰開重重烏雲；現在放炮，炸碎層層地殼。自己下結論說：“說什麼復員轉業，分明是變了變兵種。”勞動就是戰鬥。老炮兵對勞動富有感情，對戰鬥更滿懷留戀，他騎着腳踏車上班，口里還哼着歌兒“我是一個兵，……”

題礦山門口的宣傳畫——《飛馬報捷》一詩，寫煤礦工人的形象，最写得活潑矯健，維妙維肖：

駿馬
紅鬃，
一聲長鳴，
四蹄生風，
飛在彩雲中。

金鞍
銀鐙，
騎手是矿工。
一盞矿灯指路，
前程燦若虹；
万吨煤炭手中擎，
紅彩繞烏金，
霞光射太空。

在詩里，煤炭也是活的。《大山欢笑》一詩，写炮声“喊醒怀中黑宝”，“万年煤层打个滚，一山烏金往外冒”。“一路大声喊：我是煤，我要燃烧！”那气势簡直赋予了煤炭以勇士的性格。在有的詩里，煤炭会直接提出劳动的要求：“祖国鍋炉，請派我去烧。”那就更是为祖国献身的英雄气魄了。写煤，正是写人。在我們社会主义社会，每个劳动者都意气风发，斗志昂揚，都希望能在建設社会主义的艰巨的工程里，流汗，尽力，为宏伟壮丽的大厦添一磚一瓦；一切物資财富不是更应当用在应当用的地方嗎？“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煤，正好为人民服务，为祖国增添温暖，放射光輝。这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是真正的时代精神。

詩人笔下的矿場，也是一派繁荣景象。《汽笛》描繪了矿山的愉快：“煤矿編成了乐譜，你是它最响的音符；你的

每一个声音，都引起群山欢呼。”《青龙山下》抒写了“春花和喜报互相比美，春鳥和汽笛相互召喚”。甚至煤洞里也有奇妙的風景：“支柱如同茂密的树林，清澈的泉水繞过煤洞。”《九里山放歌》里三問三答，說出了現代煤矿的一般盛況：

誰說山中无名花？

山澗开滿黑牡丹。

誰說山中无名树？

排排烟窗，

如同古木参天。

誰說山中无名泉？

烏金噴出，

夾着风雨雷电。

連“沒有花，沒有草”的《油印报》，也安排得那样熱鬧，沸騰着劳动的热情，滿孕着战斗的气氛：“有的是：催陣鼓，英雄頌，进軍号！”

当然，煤矿，并不是一向都是繁榮的、欢乐的。在旧社会，“劳动的人受苦，不劳动的人坐享清福”。“煤黑子”生活不如牛馬，矿井就是地獄。詩人慨叹地說：“阴暗的井口啊！你吃了我們多少条性命！”矿工下班出矿井，“听到的是儿女飢餓的哭声”。——只有到了新社会，“共产党带来的光芒，才照亮了深深的矿井”。矿工們“下班出

矿井，去照太阳灯”。老矿工最懂得忆苦思甜，他們眼里噙着又是欢喜又是感动的亮晶晶的泪水，望着太阳灯說：“这，这不是什么灯，这是毛主席的眼睛。”《閘河謠》一詩，从閘河流水写出了社会的变革：旧社会，“閘河流，哭哭喊喊往东走”。革命时期，是“风卷河水如獅吼”。革命胜利，就是“迎着朝阳放歌喉”，“唱着小曲往前走”。詩的結尾說：

井架肩并肩，
煤矿手牵手。
金子河，銀子沟，
淮北是个宝葫芦，
毛主席打开葫芦盖，
閘河水映出幸福图。

所以，詩人在《走进人民大会堂》那首长詩里，代表千百万矿工喊出了心里的話：“千句話并作一句說，党的阳光暖心窩。”“万丈高楼平地起，設計的是咱毛主席。”那感情是真实的，深厚的。

幸福是要比的。在地球的那面，“矿井是恐怖的監獄”。詩人說：“我站在深深的矿井，怀念着地球那面的弟兄；我們挖着幸福；他們却挖着貧穷，……”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只要讀一讀德萊賽的《美国的悲剧》，就知道美国煤矿工人的悲慘的故事。詩人写了一个这样的童工：在八岁

应当念书的年紀，因为父母没法把他养活，他不得不到工头那里去登記当童工。在矿井里拉沉重的煤筐：“伤口多疼呵！走一步眼前金花飞。拉了十三个钟头，换来一捧高粱米！”血統工人的家庭，“爸爸害病的时候，还得穿上窑衣；叔叔砸死的时候，只給了一张芦席……”从老煤洞里发现的瘦小的脚印，能够使人清楚地看出一个童工悲凉的身世和凄惨的生活。当然詩人为童工的后来設想了几种不幸的結局之后，也設想了一条光明的出路：“跟着党参加了伟大的革命。”

“伸出鋼枪，撥开芦葦，射倒一个旧社会……”現在那一切都成了过去了。“那么，这个脚印留到如今，教我們永远不忘階級斗争。”

詩集的最后一首詩《童年的梦》里有这样两节：

世界上还有很多奴隶的牢籠，
世界上还有很多苦难的儿童，
莫忘記：无产阶级的光荣使命，
为解放全人类奋斗終生。

让童年的梦中充滿着火紅的朝霞，
让童年的梦中閃耀着共产主义的美景，
让所有的孩子，不分国籍不分种族，
都有一个甜蜜的梦。

这“梦”是詩人崇高的理想。在我們祖国这“梦”已經变成了现实。要在全世界实现这样的“梦”，不仅是煤矿工人的任务，也是所有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的任务。自己解放了要想到别人，一定要把革命进行到底。詩里欢迎来自平壤的矿工，也向日本的矿工致敬，那正是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歌颂。

詩集里，有的詩具有民歌的风采，有的詩富有詞曲的韵味，都是民族气派的，讀来感到亲切。詩有抒情的，有叙事的；有八行的短歌，有二十节的长調，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虽然没有写像安源煤矿那样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的場面，給讀者留下了进一步的渴望，題材的广度也还受有工作性质和范围的局限，但是，做什么，写什么，生活熟悉，内容充实，感情奔放深沉，却都是值得学习的。

反复讀了詩集，写这些话，表示自己的无限兴奋。作为讀后的感想。

1964年10月，重陽。

目 次

《石炭歌》序	吳伯簫 1
--------------	-------

太阳灯	1
在地球的那面	4
走在托儿所的路上	7
汽笛	10
地球深处	13
支柱工	15
閼河謠	16
群山欢呼	19
徒弟的話	22
队长回来了	24
换衣室里有个矿工睡着了	26
青龙山下	28
飞馬报捷	31
大山欢笑	33
枣庄人	35
矿山电工	38

矿山，在节日里.....	40
油印报.....	42
汽车开进煤矿区.....	48
战斗的序曲.....	56
你们来自平壤.....	60
向日本矿工致敬.....	63
走进人民大会堂.....	66
太湖芦葦.....	71
炮声.....	73
煤洞.....	76
雨中.....	79
灯房抒情.....	81
标兵的象片.....	83
九里山放歌.....	86
脚印.....	90
童年的梦.....	94



太阳灯

下班出矿井，
去照太阳灯。

我们挺着胸脯，
去领受太阳的恩情，
嘴角挂着笑呵，
心——怦怦跳个不停。

我在想——
我在想我们的父兄：

旧社会的“煤黑子”，
做梦也见不到“太阳灯”；
闷在他们胸前的，

是“把头”很毒的鞭影！

阴暗的井口呵！

你吃了我們多少条性命！

他們下班出矿井，

听到的是儿女們飢餓的哭声！

印在他們胸上的，

是血、是泪、是憤怒！

这都是八年前的事，

我們記得很清。

太阳虽然光亮，

却照不透厚厚的煤层；

共产党帶來的光芒，

才照亮了深深的矿井。

太阳灯呵，太阳灯，

你是我們幸福的見證！

我們矿的小伙子，

都管您叫幸福灯；

一个老矿工走过来，
看着您，泪水亮晶晶：

“这，这不是什么‘灯’，
这是毛主席的眼睛！”

1957.6.





在地球的那面

我站在深深的矿井，
怀念着地球那面的弟兄：
我們挖着幸福；
他們却挖着貧穷，
——不！
是給华尔街挖着墓坑！

在美国，
矿井是恐怖的監獄，
矿工的汗血浸透了煤层，
巷道里抬过去一具尸首，
井口上就傳來女人的哭声……
巷道呵！請你告訴我，
能不能做这生活的見證！

轰隆的响声使人担心，
巷道深处传来呻吟，
多少妈妈失去了儿子！
多少儿子失去了父亲！
水沟里血泪流不尽呵！
矿车里装满了屈死的冤魂……

工头的皮鞭舔着血印，
罐笼^①就是地狱之门，
为了得到一块黑面包，
爷爷送来了瘦小的孙孙……

他们挖的不是煤，
是血债！
是仇恨！

煤压得愈久了，
就愈容易点着；
在深深的地下，
也会卷起巨大的风暴，

① 罐笼：矿井的升降工具。